

我的私密情事

习墨◎著

如果不是遇见你，那么在以后这如梭的流年，我又该如何度过这段漫长的煎熬。





我的私密情事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私密情事 / 习墨著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09. 9
ISBN 978-7-5108-0191-4

I. 我… II. 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71697 号

我的私密情事

作 者 习墨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出 版 人 徐尚定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开 本 690 毫米×980 毫米

印 张 17.75

字 数 280 千字

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0191-4

定 价 23.00 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楔子

我总是无端地陷入对你的回忆里,无法自拔,有时只是望着忆儿与你相似的眉眼,追随着某个与你相似的背影,寻访着某个与你相似的眼神,甚至只是与你相仿的身高,抑或只是与你一样有着同样干净的头发,便如同一个溺水的人,在水里拼命挣扎,在水面沉沉浮浮,企图睁开眼,却只看得见模模糊糊的天空,伸出手试图抓到些什么,却只有水悄悄地从我的指缝溜走,只留下虚无的空气……

“妈妈,”戴红色海贼头巾的小家伙嘟囔着嘴,眼巴巴地望着我,“我要玩那个,我要玩那个嘛!”肉肉的手指指向不远处的蹦床。

我擦掉他嘴边的果汁:“脏鬼,弄干净才准进去。”

“嘻嘻,哪里脏?妈妈你看嘛!”他使劲用小手摸着嘴唇,还一边伸手给我看,那可可爱的模样勾起心底的幸福泛滥着直往嘴角窜,我满脸笑意的假装拍他的手,还是接过他手上的果汁,牵着他走到蹦床边,给他买了票,他便屁颠屁颠地跑进去了,马上跟里面的小朋友打成了一片。

“您是他的?”售票小姐看我一个人等在外面,便微笑地与我攀谈起来。

“我是他的母亲。”我对着售票小姐笑笑,眼睛又移向蹦床里那个跟其他小朋友做游戏的可爱小孩。我从不忌讳对别人提起这个是我的孩子。

“孩子看起来有四岁了吧?”售票小姐惊讶地打量着我,啧啧称赞,“您可真年轻。”

“是吗?”我不以为然地轻笑道,这么说的人,她不是第一个了。

忆儿今年四岁,你离开我五年。

这个眉眼都像极你的小家伙呵,是我前世欠你的债。

而我是该怨恨还是该感激你?

与你的渊源应该追溯到初中一年级的某天，那天放学后，你跟小迪、蕾蕾一起高谈阔论，我却像傻瓜一样在旁边推着自行车，默默地注视着你。

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你，还记得那天的你穿着一件白衬衣、一条蓝色的牛仔褲，高挑的个子，这样普通的穿着在你的身上却凭空多出许多高贵的气质来，让周围的景色在我的眼里一刹那褪为黑白色，也让懵懂的我第一次明白小说里面若美玉、文质彬彬的意思。

你的出现就如在我平静的心湖掷下一枚小石子，将湖面荡起一圈圈细小的涟漪，散播开来，一圈圈扩大，搅乱了一池的湖水。

自此以后，我每每假意上厕所经过你们班的窗边，或者找小迪、蕾蕾借些无关紧要的东西趁机闲聊几句，漫不经心地扫过你的座位，看到你或奋笔疾书或低头假寐或与同桌言谈甚欢，心情也随着你一点点小小的心情而大起大落。

不知道这算不算暗恋。

也许是上天眷恋，在初三，我们被分到同一个班。你也在意外的意外之后坐在了我的后面。后来我们在一起后，你告诉我，那时候的你总会对着我的背影发呆，你说我的背很美，肩很纤细，每次说到这里，你总会伏在我裸露的背上，细细地轻吻我背部一寸寸的肌肤，那样的温柔，让我觉得如今为你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
曾经以为此生无缘与你一起，便在日记本里如此幻想：只要你给我温柔的一夜，然后我怀上你的孩子远走高飞，默默抚养成人，只要看着他，想着他体内流着我和你的血，他有着与你相似的眉眼，只要看着他，我就满足了。

以前，总觉得自己无法承受外来的压力来实现这个幻想，而现在的我确确实实在默默抚养你的孩子的时候，我未曾后悔，只是遗憾，你从来不知道他的存在。

还记得我在对你的第五次表白的时候，打动你的那句话吗？那天，我们谈到最近追求我的男生，我列举了几个只是想暗示你我其实也有人追，但是你凭空地问了我一句：“你还是处女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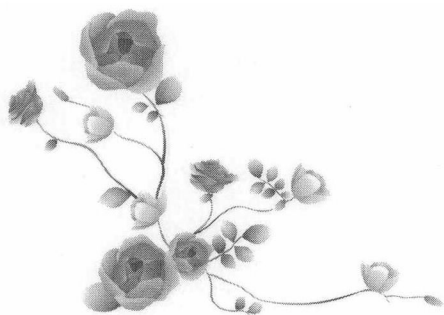
我盯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对话框，如同置身荒原凭空被雷劈了一般，我一直如此深爱着你，却被你问这样的话，在你眼里，我竟然是那样的女子？含着泪，却突然笑了，于是轻浮地回了一句：“那我们试试啊。”

结果我们真的试了，而你也因此而与我在一起，我一直都以为，这场爱情，是我用身体换来的。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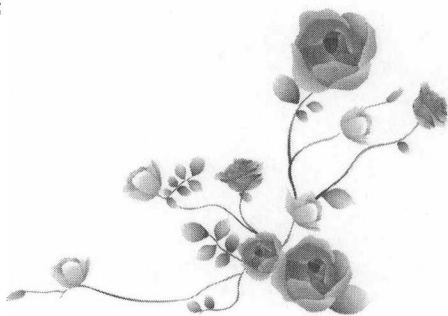
chapter.1	初遇林言锋/001
chapter.2	假戏真做/013
chapter.3	尼罗亚不眠夜/022
chapter.4	编造的回忆/031
chapter.5	如果筹码是我/041
chapter.6	两尾寂寞的鱼/051

chapter.7	你的婚礼我的泪眼/063
chapter.8	墨暖/073
chapter.9	郁金香之都/085
chapter.10	我认识你比他早/097
chapter.11	终须面对的人/107
chapter.12	香樟树下的约定/123



目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chapter.13 | 在梦里走散/136 |
| chapter.14 | 已隔千山万水 /150 |
| chapter.15 | 时间失效了/165 |
| chapter.16 | 爱情的祭奠仪式/181 |
| chapter.17 | 桉树与考拉的爱情/192 |
| chapter.18 | 天灰的那一刻/204 |
| chapter.19 | 再给我一段回忆/214 |
| chapter.20 | 渐渐浮出水面的答案 /226 |
| chapter.21 | 你怎么忍心放开我/236 |
| chapter.22 | 愿你比我幸福 /248 |
| chapter.23 | 青青子衿 /258 |
| chapter.24 | 最后的付出与伟大/270 |
| chapter.25 | 送你一座城/276 |



初遇林言锋

面对装饰极其奢华的林立酒店，我提着电脑包站在大门前吸了一口凉气。我将代表乐枫公关公司与另外一家公关公司——梅林公关公司争夺林立酒店十年庆的项目。这也是我们公司今年计划内最大一笔生意，可谓志在必得。

我调整好情绪走进林立酒店，乘坐电梯一路直达38楼的小型会议厅。这次会议只有林立几位高层参与，连秘书也无权参加。

拿出电脑包里的笔记本，摆好、开机，正襟危坐地等待会议的开始，坐在我对面的是梅林公关公司的高级客户经理王笑琳，抬头正对上她睥睨着审视我的目光，我连忙起身与她握手，对她粲然一笑，亲切地叫了一声：“王姐。”

她的嘴角不屑地撇了撇，但还是笑道：“我这人说话有些快，等下若是没有听清楚，记得提醒提醒我，我也好适当地放慢语速，照顾到大家……”

王笑琳的特点就是眼光毒辣，一旦咬住对方的漏洞便不断紧逼，加上语速快的优势，让对方在短时间内找不到破绽而感到恐慌，进而一溃千里。

林立高层准时到达会议室。会议开始，竞标双方陈述完各自的项目计划，针对个别问题逐一讨论。

两家公司在实力人才方面旗鼓相当，只是在这次项目上，我们乐枫的预算稍高于他们，所以讨论的重点一下子转移到预算上，林立也趁机不断压价，正好坐收渔翁之利。

为了顺利拿到项目，王笑琳不考虑任何预算的率先站在林立那一方，毫不留情地向我抛出一系列问题，预备将我三振出局再说：“林立配备有完备的公关部，为什么还要找专业的公关公司来竞标这个项目呢？因为我们只是做辅助性的工作，来保证这个盛会的顺利进行，而不是保障！既然只是辅助，你们公司要价那么贵，对林立来说划算吗？站在林立的角度考虑过吗？”

她太喜欢咬字眼,又频频暗示林立的利益,一下子让我们公司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,林立的几位负责人也饶有兴趣地看着我,等待我的作答。

我自知在语速上占不到任何便宜,于是干脆将整个会议的进度拉慢,并不回答王笑琳的问题,反而转向林立那方笑道:“林立的初步预算我们核对过,我想,除非我们在布置上采用劣质材料使成本降低60%才能满足你们的价位。如果你们能让法律允许,以及各方面的费用得到物价部门首肯,我们公司毫无异议。”

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,气氛一下子缓和,突然有人开口问道:“你们公司在给我们的预算单上列举了许多不必要的费用,不知道你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?”

声音低沉得有些沙哑,却夹杂着些许欣喜的音色,我一下子愣住,循着声音找寻过去,由于迎着阳光,看不清他的面庞,一个念头迅速地浮了上来,那被阳光笼罩的人是哲浩吗?虽然许久没再听到他的声音,但是绝对不会认错!

这个念头搅成一团死死的抵在我的胸口,我不敢置信地盯着那个方向发呆,炫目的阳光令我口干舌燥,不敢呼吸也不敢说话,生怕这个念头会被惊吓得逃掉。

“是太阳太大了吗?”那个人站起身拉上了他身后的帘子,整个会议厅一下子暗下来,方才还在空气里漂浮的烟尘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原来不是哲浩。短暂的失落之后,我慢慢稳住心神,不再看那个人,继续回到刚才那个问题,笑着掩饰刚刚的尴尬:“这里有两种选择:一种是从高的价码通过协商往下面降,第二种,从低的价码通过协商后不断往上升,最后的结果可能都会达到双方的满意程度,不过,不知道诸位更喜欢哪一种感觉?”

之后的发挥还算正常,整个会议进行得相当顺利,梅林公司的预算过低,带有欺诈的嫌疑,所以不出意外的话,这个项目我们公司拿定了。

我提着电脑包无比轻松地踏进电梯。林立的观光电梯位于酒店的中央,正对着楼顶的圆形玻璃顶棚,阳光自楼顶倾泻进来,将电梯内小空间照得剔透如晶莹的水晶球,这时候的夕阳正好,我靠在围栏上,沐浴着这柔和的夕阳,十分舒服。

在电梯门即将关上的时候,匆匆步入一名高大的男子,按下下行后面无表情地站在我的旁边,俊朗的面庞、高挺的鼻梁在阳光之下熠熠生辉,坚毅的轮廓任由着淡红的夕阳镀上一层虚边。

像极了哲浩!我猛吸一口凉气,盯着他的目光再也挪不开,仔细对比着他与哲浩之间细微的差别,比来比去,甚至有些怀疑自己心底哲浩真实的容貌。

这才开始极力回想着他到底是谁,好像是坐在林董旁边,那个与哲浩有着相同声音的男子!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巧合?于是开始在脑海里搜索他的相关资料——林言锋,林董的长子,林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,极受宠爱,私生活却异常混乱。

我呼了一口气,还好,是个与哲浩没有任何关系的人。

“你总喜欢以这样直愣的目光看人吗?”他突然转过头皱着眉扫了我一眼,言语间有些不快。

我一时哑然,被他咄咄逼人的眼神吓得慌了神,他也不再看我,只抬头看着那跳动的数字。

我的心里像吃了只苍蝇那么难受,觉得还是找个话题暖暖场比较好,支吾了半天,才挤出这样一句话:“林总,不知道今天林董对我们公司的计划有什么看法?”

简直蠢到家了!

没想到他缓缓地转过脸,定定地看了我几秒,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,神秘地凑到我的耳边说:“如果你今晚陪我,我就告诉你。”

我心里大惊,仰着脖子与他对视着。虽然做我们这行,经常会被人误以为会陪客人吃饭睡觉,但是像他这样直白提出来的,毕竟是少数,心底对他的印象又折了一半,这样一个人怎么配有与哲浩相似的容貌和声音!

显然我的反应让他很满意,他开始旁若无人的大笑起来。

我定定神,对这个笑起来相当不雅的人说道:“知道吗?你笑起来很像羊癫风,如果再看医生的话,可能会延误病情。我认识一个精神科的专家,专门医治癫痫,电话 12544561,你接通后就说是我介绍你来的,他保准收你半价,记得说清楚你的症状……”

他的笑一下子凝住了,嘴唇微微张着,瞪大眼睛呆立在那里,正好这时,“叮咚”一声,电梯到了,我得意地踏出电梯,对着还愣在电梯里的他甜甜一笑:“有病就要治,别延误了,再见。”

李莹从外地回来,我们约好在一家新开的皮萨店聚一聚。

朱婷、谢蕾、李莹与我是从幼儿园就结识的好朋友,尽管事隔多年,我却还记得那天的情景。

那天,有个穿裙子的“女生”憋不住把尿撒在了裙子上,站在教室中央使劲

搓着湿了的裙子，旋子小时候便是个爱作弄人的害人坯子，他一边鼓动其他小朋友对她说羞羞，一边故意跑过去撩她的裙子，大家由此看到她的裙子里面没有穿内裤，“她”原来是“他”！老师一边安稳着大家，一边帮他换衣服。

我们四个偷偷地站在幼儿园门口小声议论起来：“怎么男生会穿裙子？”

“他为什么不穿小裤裤？”

.....

就这样，我们四个在八卦中建立了最初的革命友谊，从此混迹在一起，被其他小伙伴戏称为“四贱客”，原因是我们最会戏弄人，最爱八卦。后来电视剧看多了，便按上面的台词，跪在地上，说着不愿同年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日死的话，请老天见证，义结金兰。后来每每提及此事，蕾蕾便捶胸顿足地说交错了朋友，以前太小不懂事，多好的姑娘被我们三个带坏了，但是谁也没有理会她，谁带坏谁还说不定呢！

朱婷是某高级化妆品专柜的销售员，谢蕾在毕业后凭借她老爹的关系进了政府机关，李莹是模特，拥有骄人的身材跟面庞。

“今天谁买单啊？”

“老规矩。”她们三个互视一眼，奸诈地笑了。

我喷一口水：“不公平，老规矩简直就是针对我而订的。”

“三比一全票通过。”她们比着“V”型手势，丝毫不理会我的抗议，“现在开始。”

于是隔着透明的玻璃窗，一起托着腮流着口水讨论着从窗外路过的各路帅哥。

婷婷突然指着窗外，一声尖叫：“看，那个，型男哇！隔着衣服都可以看见肌肉，一定好有力……”

我喷了第二口水，环顾四周的动静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你们能不能别在这里讨论这些？别人都在看我们呢。”

“那……嘘，小声点，注意形象。”婷婷假装正经地建议。

“行行，讲个笑话你们听吧！”莹莹神秘地说道。

我可不信她会说什么思想内容健康的笑话，但是谁叫我是四个里面好奇心最强的人，莹莹一个神秘的眼神，就让我的耳朵竖得老高，与她们三个的头紧密地围在了一起。

说完故事，莹莹像往常一样期待地看着我们，等待我们发表意见。

“那女的该降火了，只有上火的人才会吐那么绿的痰。”我煞有介事地指着

她们面前的皮萨，“就像你们面前盘子里皮萨上的菜那么绿。”说完还诡异地笑了笑，她们三个全钻到桌子下面吐了。

“哈哈，谁叫你们老想算计我？今天让你们瞧瞧我的厉害。”我拿起水杯边喝边笑。

她们三个一边用面巾擦嘴，一边思索着如何挫挫我的嚣张气焰，短暂的思索之后对我群起而攻之：

“我说墨墨，你都生过孩子了，怎么还跟小姑娘媳妇似的。就会说些超级恶心的低级笑话。”

“生孩子跟我说不说笑话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我们墨墨这几年没碰过男人，难怪呢！”“不会吧？那你这几年晚上都怎么过的呀？”“要不要借个玩具给你呀？”她们三个轮番上阵，我浑身鸡皮疙瘩全都蹦出来了，马上抗议：“不用，你自个留着吧。”

“这个都不用，你晚上夹个枕头睡呗。”

我口水又喷了出去，一滴不漏地喷在正巧经过我们桌子的咖啡夹克上。

我慌忙站起身，一边道歉一边拿纸巾去擦上面的水渍。

没想到那个人一点也没生气，反而凑到我耳边沉声道：“既然你晚上要夹着枕头才睡得着，要不我牺牲点，帮帮你。”

我抬头一看，原来是林言锋。怎么又碰到这个人！

还好我承受力够好，咳了两声然后伏在他耳边说：“有没看过《阴齿》？随便带个女人回去，可是连那玩意也会被咔嚓的哦。”然后我作出咔嚓的手势。

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丢下句：“没看过。”正准备搂着旁边的白骨美女往外边走，蕾蕾却突然起身，朝林言锋微笑道：“林总。”

“谢蕾，好久不见。”

“是呀，好久不见。”

“在机关做得还习惯吗？”

“挺好的。”

“你们聊吧，我有事先走了。”说完林言锋搂着那个美女走了。

“蕾蕾。你是怎么认识这个富家少爷的？”婷婷好奇地问。

“我以前在林立集团做过他的秘书。”

“可以呀，怎么没干了？工资挺高的吧？”婷婷接着问。

“后来我老爸给我找了个机关的工作，硬让我转行了。”

“你跟他有没有……看你们俩挺暧昧的嘛！”莹莹挑挑眉毛狡黠地问。

“他追过我，我没答应。”蕾蕾微笑地陈述，一脸矜持。

“哇，他那么有钱，你看他那辆兰博基尼，你怎么不答应呢？”李莹不可思议地惊叹。

“蕾蕾怎么会答应这种花花公子呢？”我撇撇嘴，十分鄙夷地说。

“你们发现没？墨墨的嘴唇跟刚刚林言锋身边那个美女的嘴唇好像。”莹莹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惊呼。

“是她长得像我！”我不屑地翻翻眼睛。

“是，是人家美女长得像我们家的丑墨墨。”婷婷嘿嘿笑着。

“墨墨长得有点大众化，跟人家美女的嘴唇像也不能说明什么呢。”蕾蕾看我的眼神有点陌生，是我们交往这些年不曾有过的。

“说不定人家花花公子曾经有个特别相爱的女友，黯然分手之后，以后找女友全按那个女友的模样来。”婷婷又在发挥她充满浪漫主义想象。

“你当这是在写言情小说啊。”我赶紧打断她，看看表对她们说道，“我要去接忆儿了，你们继续聊，我先走了。”

“账怎么办呀？”婷婷笑嘻嘻地说，“今天你可不知道吐了多少次呢。”

“不会让你们给轰出去的。”我叫服务员给我打包了两份12寸的金枪鱼皮萨，正准备结账，小姐连忙摆手道：“习小姐，已经有人替你们付过账了。”

“啊？”我努力回想着谁会这么好心？难道是林言锋？或许他是为了蕾蕾吧。那个人，实在让我没什么好感。

将皮萨放进车里，抬头便看到必胜客对面的电影院上张贴的大幅宣传板：欢迎法国著名女中音某某来A城开演唱会。我按照上面的电话打过去，结果售票小姐告诉我，票已经卖完了。我立马打给剧院的总经理，不到五分钟，便拿到了两张演唱会的门票。只有在此时，我才会觉得做公关的便利。

四年前，家里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吵翻了天，硝烟弥漫，随时都可能引爆一场大的战争。周围的邻居以及一些亲戚纷纷投来鄙视的目光，这都是让我那身为大学教授的父母难以承受的尴尬。父母坚决不肯我要这个孩子，开始是苦口婆心地劝，后面软硬兼施，而我却固执地让肚子一天天地大起来。

终于有一天，争执开始升级。

“你要是不打掉这个孩子，就给我滚出去，我没有你这么不知廉耻的孩子。”我爸爸青筋直暴地指着门，大有把我扫地出门的气势。

“你爸爸说的是气话，墨墨，你就听爸妈一次，带着孩子以后的路会很难走。你还小，不懂，就听爸妈一次，啊？”妈妈一边落泪一边安抚我。

“你给我清醒点，为了那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值得吗？以后带着孩子怎么办？你不能把自己一辈子就这样给毁了。”爸爸的语气也开始软下来。

“爸爸，妈妈，我不想打掉这个孩子，他在我的肚子里一天天长大，是我的骨肉，也是你们的孙子呀。叫我怎么恨得下心？”我跪在地上企图说服他们。

“你生了孩子，怎么去读研究生？怎么出去工作？你要是不打掉孩子，就给我滚出这个门，一辈子别回来！”

那次争执之后，我赌气一个人跑了出去，因为没钱，只能租住在地下室，黑糊糊的地方，到处都弥漫着一股霉味，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半夜，时不时地会有一两只老鼠跑出来，肆无忌惮地觅食，吓得人再难入睡。

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没有工作，哪里有钱？父母到底是不忍心，我的银行卡上总是时不时有钱汇来，我想他们也在挣扎着，汇多了我更加不会回去，汇少了又怕我饿肚子。

每天清晨起来，我就挺着大肚子出去找工作，四处碰壁以及遭受白眼。

如果后来不遇到妖妖，我想，一切都会不同，也许我会不得不与现实妥协，回去求我的父母，然后打掉我可怜的宝贝。

从回忆中醒过来，已经到了父母家的门前，我叹了口气开了门，父亲正蹲在地上陪忆儿玩弹珠，不时传来嘻嘻的笑声，以及弹珠打在家具上的“咚咚”声。

“爸，玩得跟孩子似的。”我笑着将皮萨递给我爸爸，然后抱起忆儿亲他粉嫩嫩的小脸，“宝贝，想不想妈妈？”

“想。”忆儿甜甜地回了句，在我脸上大大地亲了一口，留下一大块水印。

吃完饭，照例向爸妈汇报工作情况，趁他们不注意，我从包里拿出准备好的信封，和那两张演唱会的门票一起放在茶几上，牵着忆儿跟他们道别。

“搬回来住吧，你一个人既要照顾孩子又要工作，很不方便。”这时，我才发现父亲鬓角有几丝银发，心里一阵酸痛：“过几天，工作忙完了，我再搬回来。”

妈妈倚在门口恋恋不舍地看着我：“有时间多回来，我给你煨汤，你看你现在都瘦成什么样了，想当年我们家墨墨多肉啊！”

“妈，瘦了才好看呢。”我撒娇道。

“行啦，你快带忆儿回去吧，过几天，张教授的儿子从国外回来，咱们两家人一起吃顿饭，聚一聚。”老妈又在给我变相相亲。

“好的。忆儿，跟爷爷奶奶说再见。”

“爷爷，再见，奶奶，再见。”忆儿对我爸妈挥着手。

除了经常要应付父母给我安排的相亲之外，还得招架一些毛头小子的狂妄滥炸，自从我升职为高级客户经理之后，办公室的鲜花就没有断过。

刚踏进公司，秘书递过来一束娇艳欲滴的玫瑰花，在我耳畔小声说着：“楼下××公司的余力送的，外号八卦男，身高……”我打断她的话，微笑地说：“不用这么详细的报备，你知道怎么做的。”小李冲我调皮地笑笑。人拒绝，花照收，熏熏屋子也是好的，我抱起花往办公室走去。

“一个老女人，收束花有什么了不起的，瞧她那得意的神情……”很小的议论声，但还是被耳尖的我听到了。

我回过头，追溯到发声点——刚进公司的应届毕业生李丽丽，抱着花走过去，将手撑在她的办公台上，微笑着说：“如果对别人有想法，最好放在心里，如果真的忍不住，就找个密闭的房间，和一个绝对会为你保密的人，关上门小声地说。做我们这一行，千万别因为嘴巴不老实而得罪人，只要说错一句，你就算再说100句好话也抵消不了，连累公司不说，就连你自己也别想在这一行继续做下去。”

“你要是看我不顺眼，直接炒了我啊。不就说了你一句坏话，犯得着这样训斥人么？”她理直气壮的神情，像极了当年的我。我耸耸肩，径直回了办公室，年轻气盛的大学生，不吃点苦头，是不会明白自己错在哪里的。

坐在办公桌前，抚摸着手腕处的墨玉手镯，对着那束刚收到的玫瑰花，又陷入了回忆中。

我从来没有收过哲浩的鲜花和礼物，除了这只手镯，因为他说两个人只要相爱，每天都是情人节，所以我们也没在一起过过节日。

现在收到这么多束花，来自于各式各样的人，却始终没有想象中的惊喜，因为这其中掺杂了太多物质上的东西，送花的人，或觊觎我的职位，或者人脉，抑或直接点说，是钱，是足以让他们少奋斗几年的条件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只能更加怀念他，想象着，如果收到他的花，我会是何种心情？而这些似乎这辈子都再难实现。

内线电话响起，秘书愉悦的声音在电话里响起：“习姐，林总的电话，要接吗？”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你转进来吧。”电话通了，我微笑着说道：“喂，你好。”

“你好，习小姐还记得我吗？”

“怎么会不记得呢？您太会说笑了。”

“既然林立十年庆的项目已经被你们公司竞得，那么我们林立便算你们尊贵的客户了吧？你似乎有义务招待我？下午陪我去打球。”他的语气丝毫不带商量的语气。“不好意思，我下午没空呢。”我打着哈哈。

“你说谎怎么连迟疑都没有？要是我没有问过你的秘书，恐怕也要被你骗了。”

“呵呵，你怎么收买她的？”我转移话题。

“这个重要吗？那天在电梯里，你也答应过要请我吃饭的。我中午过来接你。”知道推脱不过，便索性答应下来。

平时，我在办公室准备了一些备用的服装和鞋子防止一些意外事故，所以我很快地翻出一条裙子换上，还配了一双根尖细长的高跟鞋，这下看他怎么找我去打球！

午饭时间一到，林言锋便靠在他的兰博基尼上等着我了，周围围满了一群爱八卦的女孩，凑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议论着。

我笑着向他走去，他看到我的穿着先是皱眉，但旋即换上了微笑的表情：“你就这样跟我去打球吗？”

“嗯，你看这样行吗？找个落单的人陪你打，我在旁边观摩吧？”语气十分淡定，心底却是一阵阵狂笑。他干笑几声，绅士地给我开了车门。

在餐厅等待上菜的时间，他借故离开了一会儿。

吃完饭，回到他的车上，他递给我几个袋子，打开一看，居然是一套白色的运动服，还是意大利一个手工坊的牌子，一套相当于我平时所穿的最贵的衣服的几套，再看号码，不禁咋舌：“你真行，连我穿多少号都打听到了？”

“过奖，本人阅女无数，看一眼就能知道她穿几号。”他得意着，又递给我一個袋子，是一双运动鞋，我惊呼出来：“假的吧？连鞋子几号都知道？”

“这下你不能耍什么花样了吧？”

我哪里还敢啊！”

来到体育馆，换上全套的装束，去了露天的羽毛球场，天空蓝得像刚被洗刷过一样，还漂浮着几朵悠悠的白云，确实是运动的好天气。

他的动作流畅且大气，勾、调、扣完成得相当漂亮，击球的力度很大，方才还在我的拍下半死不活的羽毛球，经过他的球拍就摇身变成呼啸而至的“神兵利器”，倏地冲我飞过来，擦着我的耳畔而过或者直直地打在我的身上。

终于一个躲闪不及，正中鼻子，我吃痛地捂住鼻子揉起来，他赶紧跑过来问道：“没事吧？”

“没……没事。”才说了几个字，鼻子一阵酸痛，眼泪也给酸了出来。

“休息一会儿吧！”他提议。

“好。”正准备往休息室走，他的妹妹言慧领着一班朋友走了过来。

“哥。”言慧蹦蹦跳跳地跑过来，甜甜地叫了一声，她的朋友立马将齐刷刷的目光投向我，上下打量。

“言锋，你真是越来越没品位了。”声音很不礼貌。我循着声音找去，是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，很阳光、朝气的样子，看我的眼神满是厌恶。

“也对。不管是交男女朋友还是普通朋友都要讲品位。男女朋友的品位在于身材、相貌，普通朋友则在于人品。一个人的人品好坏，不是短时间能发现的。”我笑着暗示她，我跟林言锋只是普通朋友。

“言慧，你陪朋友们好好玩，我们准备回去了。”林言锋开始缓和气氛。

“这么早就走？不是都打上半天才回去的么？这次有人太不济？”言慧狡黠地将目光移到我身上。

“要不你们谁再陪他打一会儿吧？我在旁边休息一会儿。”我将目光投向刚刚说话的那个女孩。

“言锋，我来陪你打，行么？”那个女孩充满期待地望着他，言锋思索片刻，答应下来：“也好。”

他们一部分人去羽毛球场，剩余的去了排球场。我来到场边的休息位，一边拿毛巾擦汗一边查看手机，有一个未接电话，是婷婷的，我马上回拨过去。

“墨墨啊，你上次就那么走了，让我们怎么罚你？”电话才接通，婷婷就在那边倒豆子似的说起来，声音很愉悦。

“我可斗不过你们，你们想怎么罚我？”

婷婷突然停顿一会儿，犹豫着说：“旋子要回来了，你跟我一起去机场接他吧？”

“什么时间的机？”

“明天下午两点。”

“明天下午我有个会议要开，你跟蕾蕾她们去吧。”

“她们没良心，都不去。”

“哈哈，正好给你们单独相处的机会，还拉我做什么？”我大笑起来。